爲錢底份上，差不多，向林天送下跪了，只要他給他一半。林天送頓他一眼，車轉身：「想不到你常恕人是這樣無賴！……」上樓去了。

絕望關頭，常恕人選定卅號下午，從五金店買把牛耳刀，包起來揷在腰皮帶裡，找到林天送的機關。

先是，林天送不肯出來見他，後來因常恕人坐着等，等到天快黑，人都走光了，他以爲常恕人也走了。剛下門堦，常恕人從側門邊走過來，他不能脫身，便跟着常恕人走出那座鐵柵大門。

在安平路中段運河邊，一顆榕樹底下，他們找個僻靜處站下來。

「有什麽話說吧！」林天送双手叉腰，睨視常恕人，

「我也被你纏够了，我們就在這裡解決吧！」

「澈底解決！」常恕人在黑暗中，手摸着刀柄，「拿五萬塊錢來！」伸出左手。

「貪污錢？」

「勒索錢！」

「一個錢沒有！」

「難道那些徽素全是假貨？」

「徽素？我沒檢舉你就够朋友了！你想想我以前怎麽待你的？」

「提起那一段？人面獸性，我可認清你了！……」

「難道你的心比我更光明些？」

常恕人忍着一腔火，刀柄直往外跳。林天送沒想，到也沒看出來。他以爲最多不過給常恕人幾個錢了事。

他在暗中帶點得意，也有點心急。

「全是廢話！」常恕人話硬起來，「少一個錢別想離開這裡！」

「沒有錢！要錢到警察局——」這話剛要說下去，從遠遠的路燈光芒下，他看到常恕人眼裡全是血絲，急忙轉口說：「如果說好的，早幾天我還可以送你三五千，可是現在，你知道，我家眷把我玩了……待我籌劃看……」

「警察局！三五千！籌劃着！警察當然我要去！三五千我是不要了！現在給我也不要！」常恕人越說越快，涎沫花直濺到林天送臉上，「要給就是五萬！今晚給！」

林天送有點骨悚悚地，只是說要常恕人跟他去，他們再談談看，說着冷不防呼地跳上河堤，常恕人已早有準備，不讓林天送脫出黑蔭地帶，拔出刀，追上去，往林天送後頸就是一刀：「澈底解決啦！」他咬着牙，把刀揷進去。

林天送大叫一聲，轉頭便撲常恕人，於是兩個人像搓繩子，扭在一道。常恕人有刀，林天送空手，就這麽十多刀，一個人了結了。

## 十一

常恕人滿身血跡，看看林天送死屍，錢沒要到，寃可伸了，什麽也完了。

這一夜，他沒有回醫院，停留在闃無一人的馬路上低頭徬徨，在路傍椰樹下呆坐空想，夜愈深，他的神智愈清醒，好像鬼迷之後，他的靈魂才入竅。

清早，他知事嚴重，急急忙忙乘早車到高雄，東躲一天，西藏一天，末了，在車站厠所裡，一個西裝紳士送上他一付手拷，他沒說什麽，便跟着他走了。

在監獄裡，才知道人生可貴。

他想：爲什麽忍不住那一腔怒火？爲什麽挨不了金錢誘惑？早知道多聽一會兒傳教士講經說法，也許會救了他一生；要不是那兩個同流合污的工人，也不會謊報損耗了。假如有兩個好朋友也許救了他。像林天送，假如眞像他那付面具樣眞誠。

總之，社會罪惡，逃不出金錢與女人的手掌。連林天送在內，把這付皮囊看得太重，才把它丟得那麽容易。他們沒想到多讀點書，多接觸些迷信人物。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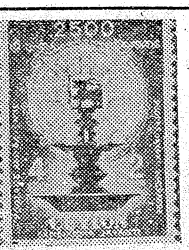
當一個人從罪惡中反照自己眞面目時，世界已換一個形相，重新考驗人了。

常恕人從一個火坑，跳進另一個火坑。林天送死了，入地獄固沒人看見，而活着的尤阿珠，又何嘗不是自動地跳進了人間地獄？

（却酬）

## 佛誕二五〇〇年紀念郵票

圖一：印度



圖二：錫蘭和寮國

印度在五月廿四日，發行紀念郵票兩種，（見圖一）方形的綠色，圖係菩提樹；長形的橙色，圖轉法輪和菩提樹。錫蘭在五月十日發行紀念郵票四種，這裏只有一種（見圖二方形者）色深藍與黃，圖示架上一座獅子（錫蘭國徽）後一法輪。表示錫蘭是一個佛教國家。寮國也於五月二十四日發行紀念郵票五種，色異圖同（見圖二長形者）畫佛陀坐在菩提樹下，婦人供養比丘圖（本刊資料室）。